众生

流 萤

□张 娜

总有一个夏天,会被叫做童年。

小时候,住的巷子有一排花墙,花开时,常招来蝴蝶、蜻蜓或一些叫不全名字的甲虫,甚是热闹。巷子里好动的孩子们,为这也没少挨过枝上的刺扎。对我来说,一天里最开心的就是夜色渐沉那个时段:花香阵阵袭来,此起彼伏的蛙鸣声在耳边响起,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窸窸窣窣,奏响着夏天的交响曲。

大人们忙碌完一天,陆续搬着竹椅拎着小木凳,坐到家门前的空地里纳凉,左邻右舍摇着蒲扇,唠着家常。而我们这些小孩子,早就按捺不住,三五成群地玩游戏:捉迷藏、跳房子、丢沙包、踢毽子……运气好了,还能在花丛中捕捉到误闯进来的萤火虫。那时的夏夜,很多萤火虫像流线般飞来飞去,忽高忽低,忽疾忽徐,忽明忽暗,小小的精灵,像提着灯笼在夜色中飞舞。可爱的邻家小女孩奶声奶气指着萤火虫对我说:“看!天上的星星落了下来。”我抬头仰望夜空,满天繁星又多又亮,像撒了一把碎钻,闪闪发光。我大声招呼小伙伴们,一起捉“星星”呀!于是我们追逐着萤火虫,穿过长长的巷子,月光为我们照路,一只小小的亮闪闪的萤火虫可以让我们兴奋地追逐大半个晚上。那些夏夜,我们是离“星星”最近的人。

有的夜晚会发现,萤火虫多得不怕人,可以碰到我们的脸,撞入我们的怀中,这时候聊天的大人们会突然停下来,用大蒲扇往扑在身上的萤火虫轻轻一扇,弱不禁风的“小星星”们,马上落到了地上,我们就迅速弯下腰轻轻地捡起几只萤火虫装进透明的玻璃瓶里。更让我开心的是,有时蹑手蹑脚地靠近,小心翼翼地用手一捧,就能抓住好几只。看着它们在瓶子里一闪一闪,心里激动极了。但是不小心把玻璃瓶盖拧紧,第二天会发现里面的萤火虫都不动了,心里一阵伤心。以后我就把捉来的小精灵们放在火柴盒里,在火柴盒顶挖了几个小窟窿,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们放在那张“眠床”上横着的木板上,夹在妈妈放置的两个旧行李箱中间。老眠床罩着白色的蚊帐,吊着一支小风扇,开关一摁,嗡嗡作响,蚊帐晃着,火柴盒闪着光,我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。

古人说“昼长吟罢蝉鸣树,夜深烬落萤入帏”,那个时候的我,相信这世界的每一个夜晚,都有一场我看不见的盛会,世界赠我以虫鸣,蚂蚁在吟唱、蝉在鸣叫,草在泥土中结它的种子,而萤火虫正在某个角落奋力积蓄它的光。长大以后看了汪曾祺在《端午鸭蛋》中写道:“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,除了敲去空头,不把蛋壳碰破。蛋黄蛋白吃光了,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,晚上捉了萤火虫来,装在蛋壳里,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。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,好看极了!”不由莞尔一笑,感慨无论哪个年代,孩子的心性都是相通的。

(CFP 图)

夏夜扑流萤,是我们这代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一,可惜不知从何时起,曾经随处可见的萤火虫,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。现在的孩子大多听过囊萤夜读的故事,却从没见过萤火虫,更没享受过我们当时那种捉“星星”的纯粹和恣意的快乐。人总是在夏天,想起很多夏天,或许我真正怀念的,不只是小时候的夏天,而是那个拥有很多很多时间的自己。

每日佳句

最好的生活,是拿一生珍重地对待一个人或一件事,在平凡的日子里,活出深情与真意。

四季

荔 香

□郑梦如

“世间珍果更无加,玉雪肌肤罩绛纱”,每念起明代丘浚《咏荔枝》诗句,我就想起闽南的荔枝。

20世纪50年代,小暑节气时,父亲总要上街买下几斤“臼籽”(即小核)的荔枝装进包里背上,徒步翻过天马山,走三个小时山路回到德化老家。祖母看到这红艳艳的荔枝高兴极了,拿出一半分给左邻右舍,说:“这是我大儿买的荔枝,好吃,你们尝一尝……”邻居们津津有味吃着,感谢祖母,又夸奖父亲孝行。祖母留一半荔枝放在菜篮里,上面用松枝叶遮盖着,舍不得多吃,每天只吃几粒,一个礼拜才吃完。

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,但每年父母都会买一两次荔枝给我们尝尝,不多,每人七八粒而已,总觉得不过瘾。我家隔壁古厝后面有几棵老荔枝树,荔枝成熟那些日子,我天天到荔枝树下,一天去三回,早上去,中午去,傍晚去。眼睛像猎鹰一样在地上扫来扫去,一发现掉落的果子,环顾四周,见没人,迅速捡起来……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兄弟姐妹成家立业了。每年荔枝红时,父亲就打电话给我们:“放暑假了,带孩子来吃荔枝。”紧接着,孩子们像一群候鸟从四面八方赶到五里街。每天父亲买回几斤荔枝,分给孩子每人十粒左右,自己却舍不得吃,只留四五粒。孩子说:“阿公,你为什么不多买一些?”母亲说:“荔枝性热,阿公怕你们吃多上火,所以买得不多,但会天天买给你们吃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物以稀为贵,好吃的东西吃少好吃,吃多就腻了。”

贪吃是孩子们的天性,每次分荔枝,五岁外甥眼尖专拣大粒的,结果都是“大钟”(即大核)。母亲笑了,拿着“大钟”荔枝教他识别:“粒大,微扁,屁股底下较钝平,外皮光滑的,是‘大钟’。”接着拿出“臼籽”荔枝说:“粒较小,浑圆,屁股底下较尖的,外皮有小刺感的,是臼籽。”以后,孩子们都明白了。

最好笑的是外甥女自己一份吃完,花言巧语向她的姐姐和弟弟借,有时借一粒,有时借两粒,最终“负债累累”无法偿还,只好上告外公外婆,请他们主持公道……以至如今在大学当教授,已是“知天命”之年的姐姐遇到妹妹,见面的第一句总要戏谑:“你借的荔枝什么时候还呢?”

爱人的老家在一古村落,家里有几棵百年老荔枝树,荔枝皮薄核小,肉厚汁多,吃起来清甜爽口,是珍品。

每年荔枝熟了,女儿就吵着要去采荔枝。记得她三岁那年,看见红艳艳的荔枝树,拉住外婆接连发问:“为什么荔枝树会长荔枝?为什么其他树不长荔枝?为什么荔枝是红的不是黄的?”她外婆回答不出来。有次女儿看见外婆站在树下,喊外婆上树采荔枝。外婆说:“我老了,爬不上树。”

岁月流转,女儿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谋生定居。每年荔枝熟了,我都用航空快递寄去几次荔枝,尽管运费昂贵,但我舍得花,乐此不疲!

今年荔枝又红了,我发微信给女儿:荔枝快熟了,过几天空运20斤过去,到时注意查收。女儿马上回复:不要寄!今年我准备带孩子回去,让他们探望舅舅,亲自上树采摘荔枝,体验一下农家生活。我回复:早点回闽,小暑和大暑之间是采摘品尝本地荔枝最好的时节。

我屈指计算着女儿返闽的日子,更多的是想起父母在世时的音容笑貌,回忆起往日那些买荔枝、吃荔枝的趣事。

诗语

瓷之白

□张玉芬

是收集了山里的月光
倾泻而下却保持了惯有的安宁
波澜不惊的面容之下
奔腾着地下亿年前的流火
在凝固的瞬间已想好重生的模样
冷的基调,丰富的和弦
写不尽季节的余音
唱不完人间爱与恨
留一处空白与你
路过时瞥一眼,着一抹合拍的暖色
沧海尽头寻一束月华白,天之青
星之光,在心尖上隐隐作痛
它是有名字的,仿佛下一秒就要飞走
只有握在手心,续上茶汤之时
靠近唇边,一小口一小口湿润
白在走动
晨昏之间,连接明天的唯有透明

天伦

藏在鱼头里的爱

□苏太阳

每逢看见餐桌上摆放一盘美味的鱼,我总会忍不住回味藏在鱼头里的爱。

小时候家里的餐桌上,总少不了一盘红烧鱼。每到周末,我爸就从集市拎回一条活蹦乱跳的草鱼,我妈系上围裙在厨房忙乎。等满屋子飘起酱香,一家人就围坐在小方桌旁,眼巴巴等着开饭。

鱼端上桌时热气腾腾,鱼身浸在深褐色的汤汁里,撒着翠绿的葱花。我和弟弟急吼吼地伸筷子,专挑鱼腹和鱼背的肥嫩肉。我妈总是笑着拨开鱼头,夹起两瓣雪白的鱼肉放进我们碗里:“快吃,这肉嫩,你们长身体呢。”

“妈,你不吃吗?”我含糊不清地问,嘴里塞满了鱼肉。

“妈不爱吃鱼肉,就爱吃鱼头。”她每次都这么说,然后夹起鱼头搁自己碗里。她熟练地用筷子拨开鱼头,小心翼翼地剔出鱼眼边的软肉,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稀世珍宝。吸溜着鱼脑,连鱼鳃边的碎肉都扒拉干净,吃得有滋有味。那时候我总觉得鱼头又硬又没肉,真搞不懂她为啥偏爱吃,心里还暗自庆幸,幸好妈妈爱吃鱼头,不然这没肉的东西可没人愿意吃。

后来我长大离家,读书工作。每次回家,我妈还是做红烧鱼,还是把鱼肉往我碗里夹,自己啃鱼头。有回我实在忍不住劝她:“妈,现在日子好过了,你想吃啥吃啥,别总吃鱼头了。”她摆摆手:“习惯了,就觉得鱼头香。”

直到那年,我带着儿子回家。我妈又做了红烧鱼。吃饭时,小家伙吵着要吃鱼头。我刚想拦,就见我妈笑着把鱼头夹给他:“乖,奶奶给你,鱼头可香了。”孩子咬了一口,立马皱起小脸:“奶奶骗人!鱼头不好吃,硬邦邦的没肉!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,立时想起小时候的事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,眼眶瞬间湿润了。拿起筷子学着我妈的样子夹起鱼头,仔细尝了尝。鱼眼周围的肉确实嫩,鱼脑滑溜溜的、带着鲜味。原来鱼头不是不好吃,只是得有耐心慢慢啃。

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,妈哪是爱吃鱼头,她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啊。用一句“爱吃鱼头”的谎话,把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让给孩子,自己默默吃着没多少肉的鱼头。

现在我也当爸了。每次做鱼,我也把鱼肉夹给孩子,自己吃鱼头。孩子仰着小脸问:“爸爸,你怎么总吃鱼头呀?”我笑着拂了拂他的头发:“因为爸爸就爱吃鱼头啊。”

窗外的阳光洒在餐桌上,那盘红烧鱼还冒着热气。我知道,这“爱吃鱼头”的秘密,会像这股鱼香味儿一样,一代代传下去,成为我们心里最暖的念想。

回首

碓 臼

□曾招贤

打记事起,我就知道周边每一户人家门口都有个碓臼,碓臼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具。你想想看,凡是需要粉碎的谷物,像玉米、地瓜、大豆、小麦、大麦……都可以交给碓臼处理,方便又实用,成了人们的得力“助手”,除却了肩挑背驮着谷物翻山越岭到集镇上让商家加工的麻烦。

碓臼是由花岗岩石头制成的,上大下小,大约到成年人的膝盖那么高,从远处看,就像一个面朝上的印章。俗话说:“好马配好鞍。”要我说,好碓臼要配好碓锤。碓臼锤,一般由青石制成,锤上安着一个挺长的锤把。锤把需长度适宜,太长,则拖泥带水,浪费木材不说,单是提锤下锤的一番操作都觉得费劲;太短,则相形见绌,握柄的两只手都没地方可放,不用说劳作的费力,单是碓锤一来一回的运动就让人踉跄不已。早些年没什么玩具,那些调皮捣蛋的熊孩子常常将碓锤拿去玩,玩累了,也忘了碓锤的来处,最后便给弄丢了。因为害怕孩子们胡来,许多人家要把碓臼锤“请”进屋内,以免引起麻烦,毕竟这是一套完整的劳动工具,丢了任何一件都不行!

有段时间,电视里每天都播放连续剧《岳飞传》,播到八大锤相会的时候,我们几个孩子就想到碓臼锤了。纷纷将自家的碓臼锤提到打谷场上,学着电视剧里的英雄人物,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,抡起石锤,兴冲冲地向着对方冲去,可苦于力气不足,往往冲了一半路程,就连人带锤坐在地上“呼呼”喘着大气了。有时也会遇到阿明或小肖的父母要舂谷物而找不到碓臼锤,站在那儿喊:“谁拿走了碓臼锤,快快拿来!”一听这喊声,我们知道大事不妙,便纷纷想要溜走,阿明或小肖会把碓臼锤扛在肩上往家里跑,嘴里还大声喊叫着:“贼人休走,岳云在此恭候多时了,快吃我一锤。”

那时,家家户户都养猪,猪的食量很大,大人几乎每天都要弄些碎地瓜给猪吃。一次,母亲把洗干净的红薯干放进碓臼,我提起碓臼锤就往下砸。未料劲使大了,把红薯干砸得飞出碓臼。母亲也不生气,弯腰把掉在地上的红薯干又都捡回来。

“孩儿,碓臼锤不能提太高,要砸慢一点,那样人不累,东西才不会往外跑。”母亲抚摸着我的头,笑着说。我按照母亲说的方法,又重新试了几下,果然,红薯干没有再飞出碓臼。

每年年关一到,我们就要舂一些绿豆、大豆、花生,再将舂好的绿豆、大豆、花生碎颗粒,用石磨推一下,各种粉就成了,它们的用途可大呢,各种各样的包子、丸子的馅料都要用到。

后来,有了磨面坊,用碓臼的人就少了。母亲知道我喜欢吃绿豆丸子,每年仍会用碓臼把绿豆壳舂掉,炸很多绿豆丸子,让我们带回去吃。

(CFP 图)

返家前,我常会打电话叮嘱母亲:“妈,您要等我回家再去舂绿豆啊!”毕竟母亲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,那碓臼锤还是挺重的,我怕伤着她。母亲听了,在电话那头笑着说:“我们好多人在一起呢,再说我还没那么老呢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又不累人,就当锻炼身体了。”

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画面:几个老太太在碓臼边忙活着,她们一边舂着绿豆,一边晒着太阳,聊着天,欢快的笑声总是传出很远。

食事

煎薯粉

□曾耀聪

午时,母亲将半口袋的地瓜粉搬出来。薯粉是自家地里收了番薯,碾碎、淘洗、沉淀、晾晒得来的,细白如雪;细条萝卜丝是秋末窖藏的,用清水泡着,几朵干香菇,用热水泡开,切成丁,虾米是奢侈的提味,就那么一小撮,金黄微红。

母亲量出几碗薯粉,缓缓倒入盛了清水的大铁锅中,用那“擀薯粉锤”慢慢地一圈一圈搅。薯粉与水起初是疏离的,浊白一片,渐渐便相融了,成了匀净的乳白。

松柴在灶膛里哔剥作响,吐出温暖的火焰。母亲将那一大锅薯粉浆搅匀,萝卜丝、香菇丁、虾米倾入锅中,加盐、味精等调味。待灶火将锅底微微舔热,白色的浆面泛起极细的涟漪时,她深吸一口气,双手稳稳握住船形的木锤抵住锅底,沿着圆圆的锅壁,均匀搅拌。

母亲的腰微微弓着,手臂起伏有力。木锤与锅底摩擦,发出沉稳的、沙沙的声响,不快,也不慢。火候是关键,不能猛,猛了底下易焦;不能弱,弱了便凝不成形。全凭经验,看她时而侧耳听听灶膛里的响动,时而瞥一眼锅中浆液的变化。白浆渐渐变得黏稠,颜色也由乳白转为灰褐色。那船形的木锤,在这愈来愈稠的浆中,犁开一道深沟,随即又被四周的浆液涌来填平,如此周而复始。

待到浆体已成浓稠的糊,泛着油亮的光,母亲额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。这时,她唤我们来帮忙。炒香的花生仁,用擀面杖略略压碎,撒进去。翠绿的蒜叶,切成寸段,也撒进去。木锤继续搅动,将这些金黄与碧绿均匀地揉进那深褐的膏体里。香味便再不是单一的香,而是复合的、立体的,蒜叶的辛香、花生的焦香、香菇的醇香、虾米的鲜香,还有薯粉的甜香,全被热气激发出来,在灶房里汹涌地弥漫开,钻进每个人的鼻腔,勾出肚里最诚实的馋虫。最后,锅里已是近乎固体的一整块,乌亮亮的。母亲用锅铲将它盛起,装入几个大海碗里。余下的,才盛到我们碗里。热腾腾的一碗,顾不得烫,挖一勺送入口中,那口感是奇妙的,软糯中带着无比的Q弹,各种食材的滋味在舌面上次第花开,又浑然一体。一家人围坐着,呼呼地吃着,额头冒汗,心里是满当当的安稳与快乐。

煎薯粉,是这美味的第二重奏。隔了夜,甚至隔了几日,大海碗里的薯粉已凝成坚实的一块。倒扣出来,是一块圆润的、深褐色的糕体。刀切下去,有细密的质感。切成若干片,平底锅里淋上些花生油,烧到微热,将薯粉片一片片放下去。需用文火,耐心地煎。乌亮的薯粉片在热油中,边缘卷起微黄的金边,用锅铲轻轻翻动,两面都煎得均匀,直到通体呈现出一种诱人的、深浅不一的金黄色,有些地方起了焦脆的壳,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内里的软糯。

这时香气又不同了。热油激发出的,是一种更直接、更浓烈的焦香。咬一口,外皮是酥脆的,带着油润的欢愉,内里却依旧是那熟悉而温柔的弹韧,只是滋味经过浓缩与转化,仿佛更醇厚了。后来离家,好久没吃擀薯粉和煎薯粉。有一年不知怎的,对那口煎薯粉的馋劲儿排山倒海地袭来,便央求母亲再做一次。母亲笑了,说十多年没碰那擀薯粉锤了,她翻箱倒柜找出,擦洗干净,又像往年一样,一丝不苟地准备起来。看她伛偻的身影在灶前重复那套熟悉的动作,手臂画圈的动作有些滞重了,但眼神里的专注,却与记忆中一模一样。当那热乎乎、香喷喷的“擀薯粉”端上来时,我竟像个馋嘴的孩子,连吃了三碗。那已不仅仅是食物,而是打通时光隧道的信物。

我忍不住用手机拍下那金黄灿灿的煎薯粉片,发到朋友圈,朋友们纷纷点赞,年轻些的却满是好奇,追问这是什么稀罕吃食,嚷着要尝,我笑着应承。其实我想告诉他们,吃着煎薯粉,最能感受家的味道。

茶余饭后

盛夏拾句

我一生的黄金年代,落在七月的云朵里,掷地有声。

——劳伦·奥利弗《忽然七日》

一月静谧,二月苏醒,三月朦胧,四月轻柔,五月清澈,六月光华,七月激荡,八月升腾,九月丰足,十月灿烂,十一月高远,十二月安寂。

——冯骥才《心中十二月》

云朵在高空漫游,温暖又沉重的水滴,从山谷肆意地飘洒,张口,又不再说话。

——安德烈·别雷《七月的日子》

七月的阳光下,让我们走出美术馆,去喝一杯菠萝柠檬茶。

——谷川俊太郎《你》